

走在历史的路上

——
顾颉刚自述

顾颉刚
著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走在历史的路上

——
顾颉刚自述

顾颉刚
著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在历史的路上:顾颉刚自述/顾颉刚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7

(国学书库·文史类丛)

ISBN 7-5343-6625-9

I. 走... II. 顾... III. 顾颉刚—自传 IV.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4936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走在历史的路上——顾颉刚自述

作 者 顾颉刚

责任编辑 许敏敏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印刷厂

厂 址 河北 秦皇岛 电话 0335—2039060

开 本 635×965 毫米 1/16

印 张 11 插页 2

字 数 115 000

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6100

定 价 12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—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—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关于本书

本书收录了顾颉刚为《古史辨》第一册所写的序，历述他求学的经过和生活的感受，以及他和古史考证、辨伪及民俗学的因缘，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踏入学术界的心路历程，而且他的治学方法也值得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借鉴。《孟姜女故事研究》是这篇序言初稿中的一部分，现附其后，以呈现给读者该序言的全貌。书中还收录了《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》，以使读者了解顾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。

关于作者

顾颉刚（1893—1980），历史学家，原名诵坤，字铭坚，江苏吴县人。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。历任中山、燕京、北京、中央、复旦等大学教授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。建国后，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

顾颉刚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。他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点和大胆疑古的精神，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、考古学等方法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。他提出了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的观点，是我国“古史辨”学派的创始人。同时他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，曾先后创办民俗学会和《民俗周刊》、禹贡学会和《禹贡》半月刊等。

建国后，他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，负责校点《资治通鉴》和二十四史，并深入研究《尚书》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古史辨》、《秦汉的方生和儒士》、《两汉州制考》、《郑樵传》、《三皇考》、《史林杂识初编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古代史部分）、《吴歌甲集》等。

目 录

古史辨自序(第一册)	(1)
孟姜女故事研究	(113)
顾颉刚先生主要学术活动年表	王煦华(166)

古史辨自序(第一册)

两年前(1924年),我在《努力周报》附刊的《读书杂志》里发表辩论古史的文字时,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,由社中出版。我当时答应了,但老没有动手。所以然之故,只因里面有一篇主要的辨论文字没有做完,不能得到一个结束;我总想把它做完了才付印。可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忙了,要想定心研究几个较大的题目,做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文字,绝不易找到时间,这是使我永远怅恨着的。

去年(1925年)夏间,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辩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《古史讨论集》出版了。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,说:“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,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。”我对于这事,当然对社中抱歉,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,印刷很粗劣,也不爽快,就答应道:“我立刻编印就是了!”哪知一经着手编纂,材料又苦于太多了,只得分册出版。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,我很快乐,我几年来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。

这第一册分做三编。上编是在《读书杂志》中作辩论以前与适之、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,是全没有发表过的。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,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。在这一编里,可

以知道《杂志》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。中编所录全是在《读书杂志》中发表的。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来，但是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。下编除首二篇外全是《读书杂志》停刊以后的通信及论文，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。在这一编里，可以见出我现在对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趋向。

第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，也分作三编。上编是讨论古代史实及传说的。中编是说明经书真相及批评注解得失的。下编是辨伪者的传记和评论。这些文字都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表的，其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很多。只要第一册出版后有销场，社中同人容许我继续出版，我就可写定付印。

以后我的环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废学，我的胸中所积蓄而且渴望解决的问题正多，自当陆续研究，作文发表，第三册以下也尽有出版的希望。但不知道我的为生活而奋斗的能力能打出一个境界，完成这个志愿与否。

现在辑成的两册，范围并不限于古史。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，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，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。（例如辩论《诗经》与歌谣的文字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，但此文既为辨明《诗经》之性质，而《诗经》中有古史材料，《诗经》的考定即可辅助古史的考定，故仍收入。）没有枝叶固然可以把本干看得清楚，但有了枝叶也更可以把本干的地位衬托出来，所以我不想把枝叶删芟了。

这几年中，常有人问我：“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？”我屡

次老实答道:“现在没有结果。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,它的事实
在二三千年以前,又经了二三十年来的乱说和伪造,哪里是一次的
辩论所能弄清楚的!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
呢,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!”

也有人对我说:“你为什么不把几年来的讨论的文字重做一
番系统的整理,作成一篇齐整的论文呢?”这话固然是好意,但我
决不敢答应。我现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,成绩的少,是大家
看得见的,实在没有把这种一目可尽的东西再做一番系统的
整理的必要。况且我所提出的论题全没有讨论出结果来,也无
从加以断定。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;
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许我作继续不断的研究,我到老年时一定要
把自己的创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。但现在
还谈不到此,还只能见到一点写一点,做零碎的发表和零碎的
編集。

我非常地感谢适之、玄同两先生,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
鼓励,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,引起许多同志
的讨论。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,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
来,成为学术界的共同的问题了。我又非常地感谢刘楚贤(揆
蓁)、胡堇人、柳翼谋(诒徵)诸先生,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,逼得
我愈进愈深,不停歇于浮浅的想像之下就算是满足了。我永远
要求得到的幸运,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,使得我无论哪个小
地方都会亲自走到,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
智识。我在生活上虽是祈祷着安定,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

没有止境的，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，所以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，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：“真理已给我找到了，从此没有事了！”

我自《读书杂志》中发表了推翻相传的古史系统的文字之后，一时奖誉我的人称我“烛照千载之前，发前人之所未发”；反对我的人便骂我“想入非非，任情臆造”；对我怀疑的人也就笑我抨击古人只不过为的趋时成名。也有爱我的前辈肫挚地劝告道：“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，何苦跟随了胡适之、钱玄同们，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！”我听了这种种的议论，禁不住在腹中暗暗好笑。我自己知道，我是一个平常的人，决不会比二千年来的人特别聪明，把他们看不清楚的疑窦由我一起看出。我也知道，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，苟非确有所见，也决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韪，自己提出一种主张来疑经蔑古。至于成名之心，我固然不能说没有，但总可以说是很淡薄的，我也决不愿无故凌辱古圣先贤来造成自己的名誉。适之、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，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，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；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，跟了他们的脚步而作应声虫，那么，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读古书时，我也是古人的奴隶了，我还哪里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业呢。老实说，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，原是由于我的时势、我的个性、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。我的大胆的破坏，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，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，想像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。我若能把这个

问题研究得好,也只算得没有辜负了我的个性和环境,没有什么了不得。若是弄得不好,不消说得是我的罪戾,或是社会给与我的损害了。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这种的了解,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见解(给一般人诧为新奇的)常以为是极平常的,势所必然的,我只顺着自然的引导,自己无力于其间,誉我和毁我的话都是废话而已。但誉我和毁我的人,我也不嫌怪,因为他们只见到我的主张的断面,而不能深知道我的个性和环境,也是当然如此。

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,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,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,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。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,有了出版的书籍了,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,好使读者了解我,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。

因为这样,所以现在就借了这一册的自序,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。我很惭愧,我的学问还没有成熟,就贸然来做这种自传性的序文,实在免不了狂妄之罪。但社会上已经等不到我的学问的成熟而逼迫我发表学术上的主张了,已经等不到我的主张讨论出结果来而逼迫我出书了,我为求得读者对于我的出版物的了解,还顾忌着什么呢?

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。当我出生的时候,我的家中已经久不听见小孩子的声息了,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长孙,受到他们极浓挚的慈爱。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,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

求上进。在提抱中的我，我的祖父就教我识字。听说我坐在“连台交椅”（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）里已经识得许多字了，老妈子抱上街去，我尽指着招牌认字，店铺中人诧异道：“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！”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了解书义甚早，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。但也因为如此，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，手足很不灵敏，言语非常钝拙，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。这种的状态，从前固然可加上“弱不好弄”的美名，但在现在看来，只是遏抑性灵，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。

在这种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之中，有一件事足以打破这寂寥而直到近数年来才从回忆中认识的，就是民间的故事传说的接近。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：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，如“诸福宝（苏州的徐文长）”之类；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，如“老虎外婆”之类。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，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，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《山海经》的趣味，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煦。我虽因言语的钝拙，从未复述过，到后来几乎完全忘记了，但那种风趣却永远保存着，有人提起时总觉得是很亲切的。祖父带我上街，或和我扫墓，看见了一块匾额、一个牌楼、一座桥梁，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，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。因此，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，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：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，不是在古代已尽有，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。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。

当我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《孟子》已买在旁边；我随手翻着。我

在《论语》中虽已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,但这是很零碎的,不容易连接。自从看了《孟子》,便从他叙述道统的说话中分出他们的先后。我初得到这一个历史的系统,高兴极了,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楚的叙述。以前曾在祖父的讲话中,知道有盘古氏拿了斧头开天辟地的故事,有老嫗和犬生出人类的故事;到这时就把这些故事和书本上的尧、舜、禹的记载联串了起来了。我记得那时先着一家起了几个早晨,在朝曦初照的窗下写成一篇古史,起自开辟,迄于《滕文公篇》的“孔子没,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,欲以所事孔子事之,强曾子,曾子不可”的一段事。孟子叙述道统到孔子为止,我作历史也到孔子没后为止,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历史观了。这篇古史约有五页,那时还没有练习过小楷,衬了红格纸写得蝇头般的细字,写好了放在母亲的镜匣里。从我所读的书和母亲的病状推来,那时我是七岁(依旧法算应是八岁)。可惜后来母亲死了,这篇东西就失去了。

就是这一年的冬天,我读完了《孟子》。我的父亲命我读《左传》,取其文理在《五经》中最易解,要我先打好了根柢然后再读深的。我读着非常感受兴趣,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。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长在我的脑海里活跃。但我的祖父不以为然,他说:“经书是要从难的读起的;《诗经》和《礼记》中生字最多,若不把这两部书先读,将来大了就要记不清了。”所以在一九〇一年的春天,命我改从一位老先生读《诗经》。《左传》只读了一册,就搁下了。

我读《国风》时,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,但句子的轻妙,态

度的温柔,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。后来读到《小雅》时,堆砌和严重的字句多了,文学的情感减少了,便很有些儿怕念。读到《大雅》和《颂》时,句子更难念了,意义愈不能懂得了。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要读它,读书的兴味实在一点也没有了。这位老先生对付学生本来已很严厉,因为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,所以对我尤为严厉。我越怕读,他越要逼着我读。我念不出时,他把戒尺在桌上乱碰;背不出时,戒尺便在我的头上乱打。在这种的威吓和迫击之下,长使我战栗恐怖,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,害得我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。我耐不住了,大着胆子向先生请求道:“我读《左传》时很能明白书义,让我改读了《左传》罢!”先生听了,鼻子里嗤的一声,做出很傲慢的脸子回答我道:“小孩子哪里懂得《左传》。”好不容易把一部《诗经》捱完,总算他们顺了我的请求,没读《礼记》而接读《左传》。这位老先生要试一试我以前类于夸口的请求,令我讲解华督杀孔父的一段。我一句句地讲了。他很诧异,对我的祖父说:“这个小孩子记性虽不好,悟性却好。”我虽承蒙他奖赞,但已做了他的教育法的牺牲了!

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。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,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,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。所以我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,不听人家的指挥。翻出幼时所读的《四书》,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抹。例如《告子上篇·天爵章》末有“终亦必亡而已矣”句,《仁之胜不仁章》末又有“亦终必亡而已矣”句,我便剔去了中间《欲贵章》首

的“○”号,批道:“不应有○,下文有‘亦终必亡而已矣’之语,可见两段相连。”又如《离娄下篇·逢蒙学射章》“孟子曰:‘是亦羿有罪焉。’公明仪曰:‘宜若无罪焉。’”我疑心“羿”与“宜”因同音而致误,就批道:“宜当作羿。”这一类的批抹,在现在看来确是极度的武断,但我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,也觉得是不该妄自菲薄的。

约在十一岁时,我初读《纲鉴易知录》,对于历史的系统更能明白认识。那时,我便自立义法,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。我最厌恶《纲目》的地方,就是它的势利。例如张良和荆轲一样的谋刺秦始皇,也一样的没有成功,但张良书为“韩人张良”,荆轲便书为“盗”。推它的原因,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斩首的,而张良的主人刘邦乃是做成皇帝的。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非常痛恨,要用我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。可惜我读的一部《易知录》是石印小字本,上边写不多字,只得写上小纸,夹在书里。前年理书时,检得一纸条,是那时的笔迹,写道:

书“秋,秦王稷薨,太子柱立”。至明年冬,又书“秦王薨,子楚立”。下《目》书曰:“孝文王即位,三日而薨。”夫秋立而至明冬薨,亦十七八月矣,何《目》书“三日而薨”耶?此其史官之讹也。

现在知道,这个批评错了,因为孝文王的即位在他的除丧之后,和上一年秋的“立”是不冲突的。只是我敢于写出疑问,也算值

得纪念。

儿时的佚事，现在还记得几桩。有一次，我看见一个饭碗，上面画着许多小孩，有的放纸鸢，有的舞龙灯，有的点爆竹，题为“百子图”。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个儿子的，以为这一幅图一定是画的文王的家庭了，就想把文王的儿子考上一考。可是很失望，从习见的书中只得到武王、周公、管叔、蔡叔、康叔数人；《左传》上较多些，但也只有“文昭”十六国。我在那时很奇怪：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名人的儿子竟如此的难考？后来知道文王百子之说是从《诗经》的“太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”来的，而“百斯男”的话正与“千秋万岁”、“千仓万箱”相类，只是一种谀颂之词，并非实事；心始释然。

又有一次，不知在什么地方见到孔子有师七人的话，替他一考，居然如数得到。但现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、师襄、苾弘、邾子、项橐五人，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。又因谥法的解释不同，想做一种《谥法考》，把《左传》上的谥法钞集起来，比较看看。结果，使我知道“灵、幽、厉”诸谥未必是恶谥，孟子所说“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”的话并不十分可靠。有一回偶然在《汉书》上看到汉高祖为赤帝子，斩白帝子，心想赤帝、白帝不是和黄帝一样的吗，为什么黄帝为人而赤帝、白帝为神？又在某书上看见三皇、五帝的名号和《易知录》上所载的不一致，考查之后，始知三皇、五帝的次序原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。那时见到的书甚少，这种考据之业现在竟想不起是怎样地做成的。

我们顾家是吴中的著姓，自汉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。

但我们一支的家谱只始于明代成化中，又标上唯亭的地名。我的十一世伯祖大来公(其蕴)序道：

人各有所自，必自其所自而后即安。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，指前之一二显人曰：“吾所自者某某也。”则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。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。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，且念子孙之亦未必安也，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后之不安乎！……此尼备从侄(嗣曾)之近谱所以不宗鹿城(昆山)而宗维亭也。维亭距鹿城不数十里，有农家者流繁衍于上二十一都之乡，地名顾港，此吾支之所自。乡之先达已蒙称述，信为文康公(顾鼎臣)之支矣。而尼备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，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无庸宗也，所以宁维亭而不敢曰鹿城，重原本也。

这种信信疑疑的态度，在现在看来固是非常正当，但幼年的我哪里能懂得呢。我只觉得他们的胸襟太窄隘了：我们和昆山一支既经是一族，为什么定要分成两族？偶然见到一部别宗的谱牒，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；又列一世系表，起于禹、启、少康，中经无馀、勾践，迄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，约有三十余代。(这个表不知道从哪里钞来的，现在遍查各种古书竟查不到。)我快乐极了，心想我家的谱牒可以自禹迄身写成一个清楚整齐的系统来了！又想禹不是祖黄帝的吗，黄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吗，那么，岂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几百几十世

孙了！我真高兴，对着我的同学夸口道：“我要刻三方图章：一是‘勾践后人’，一是‘大禹子孙’，一是‘少典云礽’。”这位同学也赞叹道：“你家真是一个古远的世家！”于是我援笔在谱上批道：

甚哉谱必以大宗言也！不以之言，则昧于得姓传递之迹而徒见十数世而已。吾族之谱始自允斋公，遂谓允斋公为始祖。夫公非始得顾姓者，而曰始祖，亦太隘矣！

一个人的思想真是会得变迁的：想不到从前喜欢夸大的我现在竟变得这般严谨，要把甘心认为祖先的禹回复到他的神话中的地位，要把尼备公创立家谱的法子来重修国史了！

在私塾中最可纪念的，是有两年没有正式的教师。起先，我的父亲在城北姚家教馆，我随着读书。去了不久，我父考取了京师大学堂，到北京去，馆事请人代着。可是代馆的总不得长久，代者又请代，前后换了七八人，有几个月简直连接着没有先生。只因姚家待我很厚，他们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挚，所以我家并不逼我换学塾。这两年中，为了功课的松，由得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。我要读书，便自己到书铺里选着买；买了来，便自己选着读。我看了报纸，便自己发挥议论。有什么地方开会，我便前去听讲。要游戏，要胡闹，要闲谈遣日，当然也随我的便。这两年中的进境真像飞一般的快，我过去的三十年中，吸收智识从没有这样顺利的：我看无论哪种书都可以懂得一点了，天地之大我